歷史與空間

宋恕為何事「膽怯」

■李恩柱

在宋恕給友人書信中，他多次使用「膽怯」、「畏彈射」之類的詞語。比如，1899年9月23日《致飲冰子書》雲：「以處窄天地之中實無可奈何，不能不膽怯也。」1906年給賈佩卿的信中一再說明，自己的著作大都沒有出版，「皆以其中甚多反對當代貴人之論，畏彈射而不敢出版」。宋恕為什麼使用諸如此類的詞呢？唯一的解釋是戊戌政變之後學術政治化的環境，使他的生活受到影響，情緒變得惶惑低迷，不敢發出聲音。查其文字，戊戌之前，這樣悲觀、畏懼的言詞是少見的，只是經過戊戌政治大變動以後，懼怕遭受橫禍，他才產生了彷徨無奈、小心翼翼的心理。

宋恕，1862年生，浙江平陽人。初名存禮，字燕生，號謹齋；後更名恕，字平子，號六齋；再改名衡，以名宋衡終。

關於宋恕的思想，他生前在學術界雖然具有很大的影響力，但由於去世時半百不到，著作多未刊行，故後人知者不多。又加之其著作搜集不易，這位近代中國著名的啟蒙思想家，他的名氣似乎在康有為等人之下。實際上，在晚清社會大變局中，宋恕的思想有相當的獨特性，有學者甚至說，宋恕是上海變法志士中的思想庫，是清末變法思想的發信源，無論是戊戌變法，還是後來的立憲運動都可以看成是他變法構想的展開。

內憂外患的沉重現實，使中國的先進者認識到，只有學習西方文化才能富國強民。但在如何對待中西文化上，則派別紛呈，粗略而言就有洋務派、中體西用派、維新派。但宋恕對康梁發動的變法運動並不贊成。他認為新興力量太薄弱，他對康有為為了改制，把孔子說成是一個托古的人物也不贊成。直到光緒二十四年（1898年），「三月廿三日，始見《改制考》」「始知更生（康有為）能行污身救世之行，而前疑盡釋。」「見《請開制度局、十二局、民政局》一長折，則益信更生真刻不忘民」。但實質上，宋、康二人的理論根基上的學術差異並沒有消失，宋恕痛斥法家思想，對叔孫通、董仲舒等深惡痛絕，而康氏將神州長夜之罪，歸於劉歆。

宋恕的理論並沒有進入清廷視野，也並非康黨，不贊成激進的改革，僅是思想上與康有為存在某些相通之處，後來對「勤王」、解救光緒帝的行動也不支持。然而，戊戌政變之後，清廷開始大肆鎮壓一切與變法有牽連的人，氣氛恐怖。政變發生後一個月多一點，宋恕辭掉崇正、安瀾的授課之職，真正的原因就是清廷對維新派的鎮壓，害怕因講授的內容「取怒偽黨」，遭到「誣控」。1901年，他在給內弟孫仲愷的信中說：「弟自戊戌八月後立即辭時務講席……蓋知其必起大獄也。籲！生今之世，並尊召大義亦大犯忌諱，其數百年所無者矣！」

恐怖與株連相纏綿，株連又與興風作浪者得利有關。宋恕的好友陳虯、陳黻宸就因「康黨」罪名險受迫害。有些人「乃挾『康黨』二字」，欲置人於死地。宋恕用這樣的語句說明自己的心情：「畏通政甚於虎狼，本不敢口出一聲」。

政變對宋恕的影響不止於此。1899年，他給俞樾的《又上俞師書》中提到：「京外所謂新舊黨領袖多與受業水火，以此不得達九重，然亦以此免禍。今後不敢復談治術，專師老子，恐數年後暮氣逼人……」對汪康年邀請他加入正氣會，婉拒，不敢列名。他和內弟孫仲凱說：「吾恐其將得大禍；即不得禍，亦決不能興旺也」。內侄孫公權閱讀《江蘇雜誌》、《浙江潮》便囑咐妻子加以提醒，謂「《江蘇雜誌》、《浙江潮》等皆為大逆之報，明反皇朝，可囑曙（孫公權）不可買閱。」

我們可能覺得宋恕不夠英武，缺少捨身為國之氣。其實生活中的知識分子，有譚嗣同那種以自己的血來喚醒民眾的人，更多的則是做着啟蒙工作，為國家強盛默默前行的人。風雲激蕩的歲月，對後者相當不利，因為生活的長刺會不知憐惜的刺傷他們。宋恕，可以歸入後者。

戊戌之後，宋恕企圖在「學術」上有所作為。在宋恕看來，晚清新舊兩黨都不懂得國粹，「兩黨相詬，病源相同」。舊黨持虛驕之氣，中國屢敗而賠款後其氣稍衰，而「今之所謂新黨者，又往往以不學之軀，鼓虛驕之舊氣，增歐化之阻力，而適以固歐侮之基礎矣」。

早在1896年，宋恕就對守舊、師新兩派進行了批評，他說「今之言治者，約分兩黨，一主守舊，一主師新，然以臣觀之：彼主守舊者，不知守唐虞三代之舊，不知守皇朝祖宗之舊，而唯知守帖括之舊，乃守之議論之似是而非者也。」對於師新者他又言「不知師歐洲諸國之新，不知師東方鄰國之新，而唯知師市井之新，乃師新議論之似是而非者也。」

從宋恕一生的所言所行看，他是推崇孔孟之義的。他得出結論說，我國漢朝以後的儒學實為「陽儒陰法」之學，儒家的宗旨，一言以蔽之就是「抑強扶弱」；法家宗旨，一言以蔽之曰「抑弱扶強」。但他對儒家典籍並不尊重。對於文王、周王等古「聖人」，宋恕批判道：「家宇之弊，及于姬周，發旦抑民，殆甚殷夏。」把周看成黑暗時代，認為周武王、周公對人民的壓制比桀紂更厲害。宋恕又言：「儒家宗旨有二：尊堯舜以明君之宜公舉也，稱湯武以明臣之可以廢君也。」肯定湯武「革命」的正義性，表達改革社會真實意圖。

■宋恕 網上圖片

宋恕主張做事情要「設身處地，實事求是」，主張著書專代世界苦人立言，窮至民情；不附和數千年來偏私相承之論，不作傷風敗俗、導淫助虐之詞。忠恕之道，是儒家的重要思想，忠恕是一體之兩面。在形上層面上，忠為體，恕為用；在具體操作層面上，恕為行，以顯忠。在仁與忠、恕之間的關係上，與忠相比，恕更接近於仁。作為一位近代啟蒙思想家，宋恕對儒家踐仁行仁無疑具有重大的意義與價值。

1907年，一個女子因放足而被家人藥死。宋恕聽到此事後，頗有感慨：「怪哉乃以遵王死，世界裡沙盡一驚！誰道神州是專制，舅姑威重辟威輕。」這裡，宋恕深刻認識到，專制體制是文化體系中的一環。皇帝是制度與人事的中心，當這個皇帝處於有位無權的位置，制度與人事才可以可得其所，而當這個皇帝掌控了所有權力，成為權原的時候，人事就會變成法術，民權無以落實。

在晚清改良派中，宋恕態度之激烈，思想之獨特，頗為時人所知。史學家熊月之指出：宋恕主張設議院、行西律、辦西學、易西服，批判「夫為妻綱」，宣傳婦女解放，並一度鼓吹「廢官制」、「無政府」，這當中，其大膽激進之程度，非但王韜、鄭觀應，即便戊戌變法時期的康有為、梁啟超也不能望其項背。

初時，宋恕希望通過登取仕途搞維新，學習西方政治思想，壯大祖國；後來他發現這條路太艱難，行不通，轉而尋找傳統文化對維新的理論支持。面對晚清大變局，他主張「融國粹、歐化於一爐」，抨擊專制而又歌頌「國朝」，提倡維新而又反對變法。傳統知識分子在中西思想交流的過程中，緊張情緒從宋恕身上充分體現出來。

這是一個內涵深厚的人物，可惜，天不假年，1910年也就是辛亥革命的前一年，宋恕與世長辭，卒年48歲。

生活點滴

蟹燈

■吳翼民

過了中秋，江南的秋色越來越濃了，秋陽高照，秋風一陣緊似一陣，大田的稻子熟了，沉甸甸的谷穗垂着，厚厚地擁聚着，看着喜人；別的農作物也都次第成熟，爭相向秋風和秋陽鞠躬如儀。

須知，成熟的不只是農作物，還有河湖港汊的水產品，——魚兒都長胖長肥，青、草、鰱、鯽等家養的魚類都把脂肪積聚得厚厚的，預備着過冬的能量，也為人們餐桌提供了幾許的肥美。最誘人的乃是螃蟹，充實了豐腴的膏黃、只待人們將其縛而烹之，現一身透紅，呈無限美味。所以秋季是人們最興奮、最享受的季節。

江南秋日螃蟹之美首推陽澄湖。陽澄湖的螃蟹和陽澄湖的水一般清澄，青肚黃毛，個大肉肥，腿螯有力，置於斜放的玻璃照常弓身挺住不下滑，烹而食之，膏黃之奇美自不必言，就是螯腿之蟹肉也分外的結實，口感鮮中略帶甜味，是別處的蟹無法比肩的。無怪乎章太炎夫人湯國梨會由衷地說，她之所以喜歡長期寓居蘇州，就為的每年秋天能品嚐到天下至美之陽澄湖大閘蟹。

我有緣在秋季的陽澄湖畔盤桓過，那是學生時代的支農勞動。那時每年都要下鄉幫助農民夏收夏種和秋收秋種。前者時間較短，後者則較長，因為是水稻的主產區，陽澄湖畔的農田茫茫無際都栽的水稻，而我們的勞動主要就是收割稻子、接着脫粒打場。勞動是艱辛的，卻也非常的有趣，割一坳稻，抬頭看看一望無際碧波蕩漾的湖泊，遐想着湖底水草叢中橫行的螃蟹，心頭會有蟹腳爬抓的酥癢感覺，這時，不知誰彎腰割稻的時候突然發現稻田裡竄出一隻張牙舞爪的螃蟹來，一聲歡呼，眾人便趨撲前去，那傢伙於是束手就擒。老鄉說，湖裡的蟹常在夜間偷偷地上岸來偷吃成熟的稻子的，有的過於貪嘴，來不及歸去，就落在了岸上。我們運氣好的話，半天的勞動能逮着好幾頭「賊蟹」。這些個小蟊賊啊，理所當然為它的劣跡付出了代價，——那一天的午餐或晚飯照例就開了葷，熱心的老鄉會再送來幾隻螃蟹，讓我等每人一隻，好歹也不辜負了陽澄湖的秋光。

陽澄湖的秋光美，最美在夜間、美就美在陽澄湖星星點點、閃閃爍爍的蟹燈。這裡的農民家家戶戶都捕蟹、家家戶戶都結蟹棚、點蟹燈，張蟹網。男人們白天在大田勞作，夜間就在蟹棚捕蟹，一夜的收穫每每不菲，少則二三斤，多則十餘斤，雖然那時蟹價不貴，可一季的捕蟹收入足可抵了全年的日常開銷呢，其中還包括孩子們的文具和婆娘們的衣料，自然，男人的酒錢也是有保障的。

守蟹燈的男人多半都有老酒作伴，一座僅容得一人的稻草蟹棚裡酒香氤氳，桅燈的光澤在茫茫秋夜閃爍着，把男人酡紅的臉照得更顯精神。男人藉着酒力，全無倦意，佈滿血絲的雙眼死死罩住水中的那張排網，——蟹網通常橫截一個港汊，河跟湖的交叉處為佳，桅燈的光澤誘使水裡的蟹趨光而來，楞頭青樣的螃蟹肆意橫行着、一不小心就觸上了蟹網，於是腿螯夾住網格，像蜘蛛趴壁樣再不肯下來。浮子因之抖動，乃知有蟹觸網，這時，捕蟹佬穩穩地將網收攏，總有那麼一隻或幾隻螃蟹在網上舞蹈着，渾不知自個兒已乖乖成了甕中之鱉。

湖畔一盞一盞的蟹燈如狡黠眨動着的眼睛，對我們這些學生娃誘惑力實在太大了，此時白天勞動的艱辛早已煙消雲散，我們結着伙，走出村子，沿着阡陌向湖畔趕去，向有蟹燈的地方趕去，這會兒我們差不多也成了趨光的螃蟹了，趕到蟹棚處就陪着老鄉看守蟹燈，與老鄉一樣將目光罩住蟹網的浮子，見浮子抖動，便興奮地幫助老鄉將網收起，看笨蟹鉗住網繩不放，乖乖成為戰利品。儘管這戰利品不屬於我們，卻同樣的興高采烈，——那種急切的期待、見蟹上網的興奮感、親手將蟹從網上取下來的快感就是我們最好的戰利品呢。每有斬獲，老鄉會酣暢地呷上一口老酒，往嘴裡塞上一把放屁豆。我們便跟着呷火辣辣的老酒，嚼嘎崩脆的放屁豆，以示慶祝。老鄉酒喝多了，越發的興奮，許諾說蟹捕多了，明兒個就揀小個頭的燒面拖蟹慰勞我們這些支農的學生。我們就謙讓，說是捉了蟹到市場賣錢要緊，要吃蟹，我們白天在稻田裡也捉得着。老鄉說，真要捉蟹只有在夜裡守着蟹燈，張網捕捉，至於白天能捉到蟹全憑運氣好，要不就是逢上了亂世。這是蟹鄉人的共識，——亂世多螃蟹。想想挺形象的，螃蟹貌似橫行霸道，到處亂竄，真有點亂世跡象哩。

陽澄湖的老一輩說，民國廿六年份逃難的辰光，蟹多得隨處拾，還直往灶鍋裡爬。我們說，今年稻田裡的蟹也不少啊，老鄉想了想，歎口氣說：「這不，世道又亂了起來，城裡不是造反嗎？」我們不覺一愣，尋思現在時際一九六六年的秋天，難道真的應了讖語？於是都望着蟹燈久久說不出話來。

■陽澄湖大閘蟹。 網上圖片

古今講台

書畫鑒定與印章

■吳羊璧

現在書畫的價錢賣得很高。要買書畫的人多了，不知怎麼一回事，大家手頭都有錢了。有錢買書畫，倒是很好的投資，鑒定專家們現在都該忙得不得了吧。

書畫的鑑定十分不容易。鑑定者便要有這方面知識與經驗的積累。

清代的翁方綱，是書法家，也是這方面的專家。他在鑑定趙子昂的真跡的時候，特別注意一方「趙氏子昂」的紅文銅印。這枚銅印的上邊不甚平正，「子」字有個小小的特點，篆圈上頂邊，偏右的一邊微凹，偏左處則上平未凹。這是銅印，不是石印，石印日久了或者會有微崩，銅印不容易崩損，不過會有微凹，微凹的地方，就可能會不平正，這些變化應該都是很細微的。翁方綱注意到，那個「子」字上頂邊偏右，微凹，偏左處，未凹。這些細微的變化一般人不易覺察，但鑑定專家是會注意到的。不過翁方綱並不因有微凹就輕易斷定是真是偽，他看出偏右微凹是真印。同時，憑他長期積累的經驗，說明這凹痕的變化，正好可以看出使用年份的遠近。他在《唐臨右軍二帖》中，就從這個印，斷定是用印年份較早時的題字。這是從細微的變化，鑑定出並不是假，但可以從這裡看出了書畫流傳的經歷。這是很細微的觀察，鑑定家沒有豐富的經歷是做不到的。

而事實上，翁方綱見過了趙子昂的許多墨跡，他說出來的有：《人騎圖》上的印就是正平未凹（此畫為大德三年作），題陳琳《溪鳧圖》上的印，偏右已凹（大德六年作）。由此，翁方綱判斷這個印的凹紋，是大德五年以後才發生的。也許趙子昂曾經碰了一下這枚銅印，甚麼時候他也可能說不清楚，倒是翁方綱可以清清楚楚告訴他。

元代高克恭有一幅《秋山暮靄圖》，虞集有題跋，他所用的印，王以坤在《書畫鑑定簡述》中，看出這枚印是用象牙的。象牙刻的印章，筆劃爽利，與用其他材料刻的，各有不同。清代桂復「續三十五舉」中還說了當時已用的其他材料：「按金玉石堅固可製印，如水晶、硨磲、瑪瑙、兕角、象牙，皆取其堅。自王冕易以花乳石，而攻堅者鮮矣。」

從這裡我們可以知道古人用來製印的材料很多，大多要取其堅固。不過後來發現了花乳石（王冕始用），此後印章就大多用了花乳石了。

花乳石好用，有石的堅固，又質地細緻，可以在石上更加自由地刻出各種效果，可以刻得像用金玉一般凝重細緻，更可以放手用刀，刻出剛健有力的筆劃，也可以刻得好像崩筆的自然之美。這樣又產生了刻印者心能發揮的多種藝術效果。近代齊白石的篆刻，就令人感覺到他在石頭上運刀如筆，來往縱橫，氣象萬千。

刻印，現在獨立成為一種藝術。一枚刻得好的圖章，擁有者在使用的過程中，又不斷可以得到滿足與享受。在書畫鑒定的過程中，不能沒有鑒定印章的本領與知識。流傳久遠的名書畫，尤其會有許多曾經保有者的題跋與印章，鑑定專家一定會加以細心判別的。

中國的印章石，現在發現出來的美觀印石種類很多。田黃石與雞血紅，都可以與玉一般來論價，前些年就有一田黃巨印在當時以幾十萬元論價。不知外國有沒有這一類精緻與多樣的石出產？照理也應該有的。

豆棚閒話

女人吃飯與吃醋

■彭霞

人們把愛情生活中產生的嫉妒心稱之為「吃醋」。

《紅樓夢》中的林黛玉，將醋吃成了藝術，在賈寶玉面前常吃常鮮。她的醋是用一顆滾燙摯愛的心釀製而成，酸溜溜、甜滋滋，透着小小的可愛。而王熙鳳讓一個好端端的姑娘尤二姐走上了吞金自盡的絕路。因其手段毒辣、殘忍，便將醋釀成了最劣質、摻水、下了毒的醋，她的醋是沒法喝的。

林黛玉的死變相的說來，不是病死，而是吃醋吃死。如果不是因為愛着賈寶玉，她也不會吃薛寶釵的醋，鬱鬱寡歡，憂怨成積而死。而王熙鳳因為自己吃醋，就可以讓情敵永遠不吃飯，看來吃醋與吃飯脫不了千絲萬縷的聯繫。

相傳唐朝時，著名謀臣房玄齡，因政績突出，唐太宗李世民一高興便獎勵他幾們美女。沒料，房玄齡不敢要，只因其夫人醋量太大。唐太宗聽說後大怒，命皇后捎話給房夫人：「若想活命，就別再忌妒；惹想忌妒，就別再要命。」並擺上一罈稱之為放了毒的御酒，任其選擇其一。問題擺在眼前，是要活命還是要吃醋，任她選擇。房夫人連想都沒想，抱起御酒就喝了下去。房玄齡急得要命，可房夫人卻沒死成，只因這酒裡根本就沒下毒，唐太宗只不過用來嚇唬她罷了。可見，女人可以不吃飯，卻不可以不吃醋。

女人是吃着醋來愛的。西漢才女卓文君與司馬相如傾心相愛，欲結為伉儷，卻遭到卓父的堅決反對，只因那時，司馬相如太窮，而十七歲的卓文君早已許配給了一大戶人家。

無奈之下，兩人只好私奔到茂陵，以賣酒為生。後來，司馬相如憑着他出色的才能做了皇帝的侍郎官。因才生色，想納年輕貌美的茂陵女子為妾，卓文君知道後，就給司馬相如寫了首《白頭吟》與其斷絕關係：「皓如山上雪，皎如雲間月。聞君有二意，故和兩決絕。」

這首詩既表達了對司馬相如的情意，又寄托了醋意，終使司馬相如悔返，過上了幸福的生活。這個醋，就吃出了女人特有的風流宛轉和哀怨。

怎樣把醋吃得風情橫生，愛恨綿綿，讓女人如此多嬌，是一門學問。過好日子，吃好兩個人的飯，它需要每個女人去把握醋的量，多之一分，少之一分，都會影響你吃飯的胃口。

心靈驛站

人非草木 孰能無情

■明雅

前一陣子感冒了幾天，整個人病怏怏的，家裡的花花草草也好像受了感染似的變得無精打采的，幾盆紫羅蘭的葉子都軟軟的垂了下來，最外面的幾片葉乾脆連根爛掉了。都說人是萬物之靈，花草仍無情之物，但我發覺我家的花草實實在在和我是有感應的。

四月份我出了一趟門，吩咐家人記得每天為花淋水，結果等我回到家，那盆小茶樹全都枯黃了，只好把所有枯枝全剪去，然後讓泥土透透的飽飽的吸足了水份。兩天後，原本赤條條的枝椏長出了細細的嫩芽，才一個星期，就成長綠意盎然的一盆。

說起家裡的紫羅蘭，原本是五年前在公司種下的，從兩盆慢慢移植到十多盆，送了兩盆給媽媽，兩盆拿回家。剩下的七八盆，一直在煩惱，因為當時公司就快搬，新的辦公室沒有種花的地方。結果開得燦爛無比的七八盆紫羅蘭，就在搬公司前的十多天裡，像得了傳染病似的一一凋謝，怎麼救都無補於事。結果，一丁點兒也用不着煩惱，一盆花也沒隨我搬到新辦公室。拿回家的兩盆，大概是嘆慣了辦公室的冷氣和每朝東升的那縷溫柔的陽光，受不了一天到晚的曝曬，回家沒多久就把全部的葉子和花朵捲了起來，結果和辦公室的紫羅蘭一樣命運。反倒是送給媽媽的兩盆，大概是感應到對媽媽的孝心吧，反倒是越開越盛了，媽媽從兩盆移植到四五盆，兩年前我搬了新房子後又送回來兩盆給我。有了上次不能曝曬的經驗，這次我小心翼翼了很多，新居的落地玻璃窗在正東，尤其是大暑天，每天都有三個小時的猛烈陽光，於是，我每天清晨醒來第一件事，就是把花盆挪開陽光曬不到的地方，過了再搬回去。秋高氣爽的季節，自然就用不着那麼勞神了，而我的紫羅蘭也從兩年前的兩盆變成現在的十二盆。星期天，坐在窗邊的沙發上，美滋滋地看着我心愛的花海——十二盆紫羅蘭，一盆文竹，一盆茶樹，兩盆小草，心裡不由而然泛起一陣陣成就感，哈哈……生活是多麼的美好。

人家總說：人非草木誰孰無情，意思是人仍萬物之靈，但是你看，我的花草分明也並非無情無義呢。最近一對結婚多年的朋友，一個不小心被第三者打擾了，我不禁心想，二三十年培養的感情，總不能被一朵野花一束野草化為烏有吧?每對夫妻從彼此向對方許下承諾的那一刻起，就踏上了共同的人生旅途，互相扶持着走很遠很遠的路，小野花只是人生旅途中某一個站的過客，不小心粘在腳底被一起帶上了車而已，用不了多久自然會枯萎掉。經營一份愛情和栽植花草其實也是一樣的，水不能太多，也不能太少，養料不可太多，也不能太少，陽光不能太多，也不能太少，人生路上遇到的種種不快就像種花時不可避免的雜草枯葉，修剪掉就是了。付出一分細心，二分勤奮、三分愛心，你經營的愛自然就會有好的收成。